

看历史之史海钩沉

一句承诺，军事奇才蒋百里举枪自戕



蒋百里与女婿钱学森、女儿蒋英

蒋百里，有“中国军事奇才”、“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”、“民国军界元老”等诸多耀眼的头衔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。

他与日本妻子左梅的三女儿蒋英，是科学家钱学森的妻子。

他与左梅的婚姻，则源于一次举枪自戕的风波。

校多次函电催要，不给答复；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，也没有结果。

因对学校和学生难尽校长之责，万般无奈，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，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。训完后，蒋百里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了一枪，随即倒在血泊中。

所幸的是，子弹未打中心脏，蒋百里被救活。他离任后，保定军校的学生每人洗了其一张小照，留为纪念。

成就一段婚姻佳话

袁世凯得知蒋百里自杀，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，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。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藤子，她对蒋说：“要忍耐，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。如果不能忍耐，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？”佐藤小姐以日本“忍字诀”规劝他的一番话，深深打动了蒋百里，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。

蒋百里此前原遵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，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之女，应属门当户对，但该女子目不识丁，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。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，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。查夫人不育，一直居住在硤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，直到1939年逝世。

1914年秋，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，在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。

婚后，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“左梅”。他们生有五个女儿，二女蒋雍、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；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。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，是音乐家，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，同样也成就了一段佳话。

鹏子

留学日德备受青睐

蒋百里，名方震，字百里，1882年10月13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硤石镇。蒋家可是当地大户人家，历史学家吴晗在其所著《江南藏书家传略》一书中，对蒋家藏书的价值评价颇高。

蒋百里4岁开始识字，6岁已能看小说野史，16岁考中秀才。1899年，福建侯官人方雨亭到蒋百里家乡任县令；上任伊始，发下“观风卷”，请当地学子作答。对蒋百里的答卷极为欣赏，将其列为全县第一名，并奖励白银30两，也因此，蒋百里成了“硤石才子”。

1901年，蒋百里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。他与蒋尊簋、张孝准三人成绩突

出，被日本学员称作“中国三杰”。其中，蒋百里和蒋尊簋二人均来自浙江，章太炎赏识地说：“浙之二将，倾国倾城。”1905年，蒋百里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按照日方规定，全校第一的学员，日本天皇亲赐佩刀，这是个极大的荣誉，这一事为中国人津津乐道，也震动了全日本。此后，为防止外国学员再夺第一，校方决定，日本学员与外国学员分开编班，分开列成绩。

1906年9月，蒋百里去德国学习军事。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召见他并与其之长谈，合影留念。送别时，兴登堡拍着蒋百里的肩说：“从前，拿破仑说过，若干年后，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，这或许就在你的身上吧！”

自戕以兑现承诺

蒋百里后来担任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，在就职训话中发誓：“方震如不称职，当自杀以明责任。”

他把许多西方军营的做法引进保定军校；同时，也把他的办学思想付诸实践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原来接近破产的保定军校展现出生机，学校面貌大为改观。绝大多数教官和学员发自内心的佩服这位年轻的校长。许多学员，如唐生智、陈铭枢、孙震、万耀煌等人，终生以做蒋百里的弟子为荣。

蒋百里大力改造保定军校，以段祺瑞为首的旧派军人对此极为仇视，他们设置种种障碍，千方百计阻止蒋百里计划的实施。最残忍的手段就是不给学校拨款。学

看历史之人物回忆

负重前行的周克芹

我是先从作品中认识周克芹的。当年北影厂和八一厂打起擂台，同时争拍根据他的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》改编的故事片，双方都排出了强大的阵容，演员刘晓庆、李秀明、斯琴高娃、田华等一批新老明星披挂上阵，一时间在社会上传为美谈，从此，我对“周克芹”这三个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后来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川剧《四姑娘》在北京演出，获得巨大成功，轰动整个戏曲界。一本小说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魅力，被多种艺术门类表现，我对作者本人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在全国政协七届会议上，我有幸认识了这位老大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友谊的发展，我越发被他的为人和广博的知识所吸引，那段时间，几乎每个晚上，他的房间都成了我求知的课堂。这位1958年毕业于农业学校的中专生，回到土生土长的农村，一呆就是二十年。长期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，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。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，他算不上高产作家，然后，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，被多家报刊转载，或被搬上舞台、荧屏。直到作品问世二十年后，湖南电视台还把《许茂和他的女儿》一剧改编为三十集电视剧来纪念改

革开放三十周年，可见他的作品生命力之强大、魅力之永恒。

他说我没有某些演员的坏习气，我也觉得他没有某些文人的坏毛病。由于我，他全家关心起了黄梅戏；因为他，我更加注意起文学天地。有一年初夏，我随团去成都演出，他盛情邀请我去家里做客。在爬上六楼踏进家门的一刹那，我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：几件过时的旧家具使得房间显得几乎寒碜，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、快要散架的躺椅，还有他在创作时所坐的马扎、休息的小木床……这些实在无法与主人的身份相称，这可是四川省作协主席的家啊！要说奢侈品，就是那些到处堆放着的书籍。

我曾进出过不少“准华侨”式文人的家庭，也见识过先富起来的“真大款”知识分子家庭的豪华程度，那些强烈的现代气息和华贵做派令我惊叹不已。而克芹大哥也未免太相形见绌了。其实，社会上的各种大小财神都想借他一臂之力，各类评奖剪彩势必想请主席出面捧场，然而，一次次有利可图的机会都被他拒之门外。他说得那么平淡：“人不能成为物质的奴隶，能过就行了嘛！”那天，适逢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先生登门拜访，邀请他出任某基金会

的头头，被他再三谢绝，我有些不理解。他说道：“作家就是写作，成天忙于交际，应酬寒暄，还能写出啥子东西呢？你记住，一定要背靠社会，面对人生。”

他的夫人是农村妇女，一字不识，也没有工作，几个孩子长大了都在小工厂里打工，生活也不轻松，甚至穷酸拮据。他不高的工资和微薄的稿费，要养活妻子及几个子女实非易事，偶尔能喝上一次鸡汤，对他来说都是难得的享受。家里一直没买洗衣机，他说，就是买了，仍然要孩子们自己洗衣服。一次，儿子打着他的牌子在家乡联系买啤酒，他知道后把儿子痛批了一顿，并约法三章：今后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到外边去办事。他的烟瘾很大，买不起好的，只能抽劣质香烟，这对他的身体也造成了极大伤害。

周克芹痛恨腐败，严于律己，但有时又不得不委屈自己。因为不会请客送礼，不愿屈身下拜，身为厅局级干部、天府之国的作协主席，竟然连公家和私人的电话都迟迟安装不起来，实在令人不可思议！僵持很久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也为了朋友间的联络，他无奈地跟行政科的同志说，你们想想法子看着办吧……在精神和物质的双层压力下，周克芹负重前行，人们很



周克芹

难见到他的笑容。

“背靠社会，面对人生！”这八个大字言简意赅，深藏哲理，也正是他洁身自好的写照。一段时间内，凶杀、色情、庸俗文学充斥着文化市场，在人们疯狂地拜金捞钱之际，他不赶时髦，耐得住寂寞，不写“赞助”文章，不昧良心赚黑钱，埋头奋笔，剖析人生坎坷，揭示生活真谛。他甘受清贫，不受外界诱惑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操啊！

1990年8月5日，作家周克芹在四川成都病逝，终年53岁。我永远记住这个日子。

黄新德